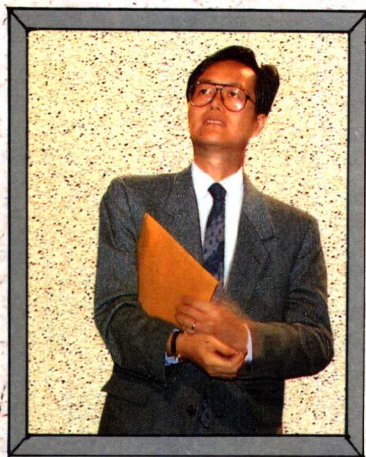


昨日今日陳毓祥

陳毓祥著

1989



昨日今日陳毓祥

陳毓祥著

13
25
243

竟

昨日今日陳毓祥

陳毓祥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昨日今日陳毓祥

編著：陳毓祥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8樓

195-197, Johnston Rd., 7/F, Wanchai, H.K.

Tel: 5-753877 5-757709 Fax: (852) 5-8381079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9年10月初版

定價：港幣50元

書號：ISBN 962-226-306-2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言

(一)

□李怡

七十年代初，是香港學運空前蓬勃的時期。而陳毓祥這名字，也就和當年的學運緊密相連。今天，他把過去參與學運的文章、演講，以及其後對學運的回顧、訪談，輯錄成書，使過去那一段崢嶸歲月，重新活躍於紙上。相信不少過來人，讀後少不免會感慨繫之。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西方的一些學運領袖，其後進入社會，經過一番奮鬥，多成為社會上的傑出人士。陳毓祥作為過去的學運領袖，走進社會後，早幾年也被選為傑出青年。曾經把求學時期的寶貴的青春歲月，耗盡在似乎沒有什麼結果的學運當中，為什麼反而會在日後的工作中，有如此突出的表現呢？也許一位思想家說過的話，可以解釋這現象。他說，年輕的時候如果不相信社會主義，那是沒有出息；而四十歲以後，如果仍然相信社會主義，那是沒有見識。

社會主義，作為人類追求平等的一種理想，通常都為參與學運的年輕人所追求。年輕人為了理想，為了社會的平等、公平、正義，而廢寢忘餐地奮鬥，這是一種出息。如果很年輕的時候就

太「聰明」，太會爲自己打算，除了爲自己爭取「美好前途」之外，就什麼都不感興趣，不願爲社會、爲人羣犧牲一點點個人利益，那麼到頭來儘管也有可能名成利就，但這實在算不上有出息。當然，年輕人忘我地追求理想，在經過一番奮鬥之後，如果不會作出反省，不能辨別是非，不從實際經驗與觀察中總結出教訓，而是固執於教條及不肯否定自己，這樣的人就是沒有見識了。

學運的積極參與者，大都是理想主義者。其後，又幾乎都會經歷一段理想破滅的悲哀。有沒有人後悔呢？不能說沒有。但大多數人恐怕只有對過往認識的反省，而沒有後悔自己對運動的參與。因爲，不管當年認識如何，這種參與都意味着對社會的關懷，表現出作爲一個社會批評者的人格承擔。

我在一九七〇年創辦《七十年代》。在海外釣運與香港學運蓬勃的那幾年，《七十年代》對釣運與學運積極報導，我自己也頻繁地參加討論會。陳毓祥與我，就是那時候認識的。這些年來，我們來往不多，但我總覺得我們是走在一起的朋友。我們都追求這理想，都感受過幻滅，也都對過往的認識有所反省。今天，我們之間容或對一些事情存在着見解上的差異，但對社會的關懷都是首尾一貫的。因此看這本書，也多多少少看到自己年輕時的影子，儘管嚴格說來，我們不算是同時代的人。

陳毓祥找我寫序，我也願意寫，就是這個原因。

李怡

(二)

□胡菊人

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年輕人，跟其他國家的年輕人不同，他特別有一種「身份認同危機」。這種危機感，到1949年以後就更為複雜。因為在49年以前，他的「身份認同危機」祇有兩種矛盾，中國與殖民地、中國人與香港人的認同問題。但49年以後中國分裂，便多了「大陸、台灣、香港」的三重認同矛盾了。

49年大陸改換政權，香港人在五十年代普遍瀰漫在一片「反共」和「避秦」的心態之中，年輕人的身份認同還不算強烈。但到了六十年代中頁以後，至七十年代初期，就完全不同了。六十年代中頁是大陸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時代，又有67年香港大暴動事件，香港學運也開始在那時代萌芽。而本書的作者陳毓祥老弟當時正在讀中學，就投入了學運的肇創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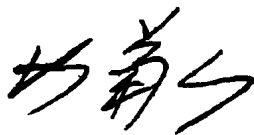
我認為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學運」，之所以蓬蓬勃勃，固然有許多內外的因素所促成；不過從深源處的因素分析，乃是一種「身份認同」的覺醒、「身份認同」的肯定。長期在殖民地教育下對自己身份模模糊糊的香港年輕一代，在那個大時代的洪流裡，忽然向自己提出了幾個問題：我是什麼人？我是香港人嗎？若果我是香港人，我對香港應怎樣關切和承擔什麼責任？但是更重大

的問題是：我也是中國人？我對國家應關切什麼？承擔什麼？如何盡中國人的責任？

陳毓祥多年來是「學運」領袖之一，積極參與，勇往直前，他也可以說是自我解除「身份認同」危機來得最早的學運領袖之一。因為他把這身份認同問題分辨得很清楚。身為香港人，要求取社會的正義和關注民間疾苦，如學運之「反加價」事件等，也要消滅殖民地教育色彩，如「中文運動」。但在這連串的學運當中，還是以民族主義為主導的。其中以「保釣」運動最為轟轟烈烈。因為這是美日私相授受把釣魚台列嶼交與日本，侵犯了中國領土主權。這是在認同自己為中國人之下，「保衛釣魚台」乃成為身為中國人必盡的責任。陳毓祥乃熱烈投身於這個運動之中。

陳毓祥除了在香港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問題上，分辨得清楚和承擔責任之外，他對於海峽兩岸的分裂問題，也是顯得份外清醒。保釣運動的前後，正是國際性的「新左派」、「反越戰」、「反建制」的學生運動最壯大之時，而中國大陸正進行文化大革命，在學運中少不免有「左傾」的趨勢，這陳毓祥本人自亦免不了。但他在別人紛紛組團北上興起「中國大陸熱」的時候，他也率團到台灣。他認為海峽兩岸同屬中國，應該都作同樣的認識、了解和關切。從今天回顧，他這種態度是對的，但他在當時免不了受人誤解和指責。

這部書回顧香港學運的經歷，也是陳毓祥關切香港、熱愛國家的身份認同的心路歷程。在他積極地參與「學運」當中，他總是激情中保持理智、理智中懷有激情。這是他個性中理性與感情的很好的結合。值得在此指出來，讓「學運」領袖們參考。



(三)

□陳毓祥

自序

我在七十年代初火紅的年代參加了學生運動，其間，撰寫了一些與學運有關的文章。大學畢業後，我亦偶爾執筆為文，對國事天下事抒發心中情懷。

此書醞釀出版已有數年，八四年夏天我剛從倫敦英國廣播公司工作回來，正值中英《聯合聲明》草簽畢，廣角鏡總編輯李國強兄向我提議，將歷年發表的文章及演講稿結集成書，當時個人出書的意慾不大，此事便一直耽擱下來。

直至今年「五四」七十周年紀念，李國強兄又向我重提舊事，我亦感到此時出書較有紀念價值和意義，於是認真着手進行，搜集新舊文章，準備結集。

此書收集的文章是我由學生時代至今天歷年在大專學生報、香港報章、雜誌所發表過的，也有一些是演講稿及訪問稿，部份用筆名發表，時間由七零年至八九年，堪稱記錄了我近二十年來思想的演變。必須指出的是，我參與學運時並非每次事件都有發表文章，例如中文運動、七七保釣維園示威、盲人工潮、反貪污、

捉葛柏、崇真中學校長開除教師事件等，都沒有文章記述及總結，故此，此書只能視作我本人過去參與學運的一些思想片斷。書名亦因此定為《昨日今日陳毓祥》。

正式與李國強兄商討此書內容時，是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當天，聞訊彼此唏噓不已。接着的個多月，連串事件掀開了中國歷史新的一頁，中國學潮和香港學運，澎湃洶湧，此起彼落，大有席捲全國之勢。香港人感同身受，出現了多次歷史性的百萬人示威遊行，聲援學運。

六月四日的北京流血事件，使學運出現逆轉，海內外人士為此黯然，出書心情也大打折扣。遺憾者，是學運期間，人皆心潮澎湃，夢魂縈繞，故個人未能為此歷史事件，留下甚麼重要的文字見證，唯願以此書獻給所有為學運和民主獻身的人，亦為社會的公義、民族的再起，表達我的絲絲情懷。

感謝李怡先生和胡菊人先生在百忙中為此書作序，他們與我相交多年，在思想和精神上給予不少啟發，我對他們的行事為人，十分尊重。更感謝李國強先生和廣角鏡全人，為此書的出版，付出了精神和時間。

一九八九年八月廿二日旅次多倫多市

陳毓祥

目 錄

序一.....	iii
序二.....	v
序三（自序）.....	vii
愛秩序灣村見聞.....	1
開放心靈・攜手並進・捍衛國土.....	3
「八・一三」維園示威成功 幕後是否另有文章？ ——兼談保釣運動今後發展路向 必然趨向恢復中國統一運動	11
吹縴一池春水 ——對大學改革的幾點意見	19
釣魚台與統一中國運動.....	25
在保釣洪流中72年5月13日，中環	31
保釣的一段往事.....	36
學生會會長的話.....	41
如何認識中國 第一屆中國週研討會.....	45
從「學聯」的宣言看我們的路向.....	48
從「五・四」精神看當前學運方向 在香港專上學生聯會紀念「五・四」 五十五週年大會上的講話.....	52
物價問題與學運發展.....	56
泰國學生印象記.....	60
「龍的傳人」的作者——侯德建.....	66
為什麼要紀念辛亥革命？ ——八十年代香港青年的任務.....	82
「我恐怕不夠天份成為一個作家或畫家！」 ——專訪姬達爵士	86
塞納河畔話鄉情 ——幾位當年香港學運人士的巴黎聚會	91

從反日看香港學運的轉變	106
一九九七與倫敦華人	110
多少學聯舊事	
爲學聯廿五周年銀禧紀念而寫	114
「九七」震撼的回顧和分析	131
誰是通風「報信」人？	
——學界致英首相函外一章	137
公民教育與你	140
妥協性的產品——評「青年政策報告書」	142
側寫方勵之演講會	145
基本法的爭論焦點	149
五四感言	165
說「三罷」	166
人龍	168
低調	170
港人建港	172
「港人建港」的幾點補充	174

附錄

我們的路	179
香港學運現狀與未來	182
由學運領袖到廣播人	
——陳毓祥十年如一	204
當社會有危機學運會再起	215
豈有豪情似舊時？	
——不負豪情的陳毓祥	218
本港學運風起雲湧	221
這場運動必須延續	
陳毓祥認爲經過北京學運洗禮	
香港學運趨於成熟且不乏後備軍	223
答問	225

愛秩序灣村見聞

□陳毓祥

香港——長久以來，享有「東方之珠」的雅稱。每年有無數的遊客遠道而來，一睹這美麗小島的豐姿。彌敦道上，車水馬龍；太平山頂，俯覽維多利亞海港每天吞吐的船隻，和銅鑼灣畔的美麗夜景。這便是香港。

可是這只是香港繁榮美好的一面；在筲箕灣愛秩序村，在香港仔漁光村、在大坑西、在馬山、在無數為人忽略了，遺忘了的角落，有「天堂」另一面的圖畫。這裏的人民，無聲無息地過活。他們當中沒有理想，亦沒有抱怨，就好像是與社會脫離的一羣。

儘管每天報章上刊登有關香港市民捐助公益金的數字直線上升；儘管香港政府每年公布開拓了更多的地方，以擴建徙置區和平民區，可是在這小島的山腳下，海灣旁，仍可隨處見到密密麻麻的貧民窟。然而，却沒有多少人會理會這生活在「天堂」裏的「地獄」的一羣。

在筲箕灣二號巴士總站的左方，有一塊污水垃圾沖積而成的低窪地。在這污穢的爛泥巴上，有為數約五千的居民在他們的廢艇上生活了二十多年。二十年當中唯一的變化便只是增加了為數更多的廢艇和艇上加建的木棚。這便是近日學生界所談論及和關

注的愛秩序灣村了。

沿着愛秩序街走，你很快便會習慣了中人欲嘔的、發自那條明渠的污水的臭味。街的右方，排列着整齊的摩登洋樓。對面八步之內，隔着一度臭水，便是整個愛秩序灣村的所在地。奇怪，走過這兒的人，都好像麻木了，對眼前的氣味和情景，毫無反應。雙方這樣地便生活了廿多年的時間。嘿，這便是香港——早晚對戶的人家互不招呼的香港；街上輾斃了狗也無人理會的香港和關門又是自己的世界的香港。

在偌大的愛秩序灣村，有人靜靜守候死神的來臨，也有人在任由日子不聲不響地溜走。在我們眼前是一座座的活墳墓。幾條霉爛的木板條，是五千多人的共同通道。廚房間，也是小孩的公共浴室。這裏是貧窮、疾病、愁苦及死亡的代名詞。一潭潭的死水，不時散發出難受的酵味。這裏的孩子也特別多，這一羣在污水裏長大的社會未來的主人翁，以驚異的目光注視我們這羣不速之客；起先是疑惑，繼而是友善的笑臉。

弟弟，你不用上課嗎？來讓我跟你拍張照片，改日送給你行嗎？

老伯，你的手指怎麼了？是被魚炮炸斷了嗎？

這只是愛秩序灣的部份寫照。愛與秩序，多不合襯的名稱。今天，我們上了社會一課。同學們，你也願意跟愛秩序村的孩子做朋友嗎？很容易找的地方。筲箕灣二號巴士總站的左方便是了。在那裏，五千多條生命在默默地扮演同一的角色。他們是被遺忘的一羣！

（原載於1970年4月10日《公教報》學生文壇，後被收錄入《江湖集》）

這是我在中學預科時參與社運和學運的一次啓蒙活動，我跟大專學生多次到這裏探訪，看到天堂裏的地獄。這裏曾是外國片「非人生活」獵取部分鏡頭的地方，如今，它已成為東區走廊的一個地段，每次當我坐車經過時，總會撩起心中絲絲記憶。

開放心靈・ 攜手並進・ 捍衛國土

□東東

引言

爲保衛釣魚台而舉行示威，是否新潮的玩意？示威者是不是爲示威而示威？抵制日貨是無理取鬧嗎？愛國是必須的嗎？愛國應抱持怎樣的態度呢？

在六月四日第九八五期周報「爲愛國而辯」專頁上，刊載了藍騎士君「我看保衛釣魚台運動與盲目愛國」一文，內容主要就上述幾個問題發表他的見解。筆者在讀完藍騎士之大作後，發覺未能完全同意文中所論各點。今願就「保衛釣魚台」和「愛國及其他」兩點，提出一得之見，與藍君討論，以收共同切磋之效。

保衛釣魚台

藍君認爲「保衛釣魚台」的示威，業已「變成新潮的一部份，正如拳頭T恤或者大影會一樣，每一個人都希望有他的一份兒。」人家說：「曾經被捕，爲了釣魚台。」他便認爲是自我標榜，是他不能忍受的「某些喧嘩，某些叫嚷。」

爲保衛釣魚台而示威，真的是歡喜出風頭嗎？有誰願意冒着被捕的危險而去出風頭呢？難道示威是唯一可以出風頭的方法嗎？據說有人因參加示威而失去原有的工作，受到父母的責罵，親友的非議。有人因參加示威而受到學校當局的警告，甚而被停課。難道這些因參加示威而引致的後果，就如藍君所形容的「洋洋自得」、「瀟灑」、「威風」嗎？

在外國，人家舉行示威視作家常便飯，形容他們某些人僅爲出風頭而示威，我也許同意。可是香港的環境特殊，參加示威的滋味怎樣？祇要翻翻九八四期周報貝貝君寫的詩「星期日的靜坐」，便可以領略到一部份示威者當時的心情了。貝貝君說：

「.....

而坐的

就像籠中的

野獸

給站的人

看熱鬧

.....」

親愛的藍騎士君，請你現在用心地，誠懇地想一想，你有沒有在事前或者事後用近乎「關切」和「同情」的心情向示威者細問示威的緣由？（引藍君語調）

「事實上，一百個示威者裏總有五十個是爲示威而示威的，總有八十個甚至不知道釣魚台在那裏，他們也當然不理會什麼是日內瓦大陸礁層公約，什麼是鄰接原則——即使他們買了『明報月刊』。」（見藍騎士原文）

藍騎士呀藍騎士，你既表明自己未有參加過示威行動，憑什麼根據你可以這樣肯定地一口咬定有一半示威者都祇是爲示威而示威呢？這種不負責的批評實在教人失望。也許，並非每一個人都清楚認識釣魚台的歷史，甚至對日內瓦大陸礁層公約及鄰接原則一無所知，這原是一項很值得提醒國人須要注意的事實，然而

筆者請問藍君：「在未發生釣魚台事件之前，藍君是否也曾對這些問題有過很透切的認識呢？」

藍君說：「說到中國，我當然愛——而我更愛全人類。」我無限敬佩藍君崇高的思想。然而我不明白藍君何以卻要對示威者毫不留情地大張筆伐呢？難道他們不愛國？難道他們的行動有什麼越軌之處嗎？方法不對，可以指出錯誤，提出批評，提供正確的意見。然而我不能忍受不負責任的惡意批評和譏諷。

也許，示威者的心態並不完全一致，有不滿香港政府屢次漠視民情，在若干施政措施上一意孤行的憤怒青年；有被畸型的考試制度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苦悶青年；有目睹香港社會許多不平等現象而欲從事改革的積極青年，也有感於國土分裂而有國歸不得的失落青年。儘管他們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然而基本上，「捍衛國土，人人有責」是他們共通的大前提。這是為示威而示威嗎？

儘管「釣魚台」祇是他們從文字上學得的一個名詞，完全缺乏真實的認識，然而他們都毫不懷疑地參加保衛釣魚台運動，甘冒被拘捕之險而跑到街上參加示威。以前，他們一直徬徨、失落。而今他們好像漸漸窺見一線曙光，找到一條或許可行之路。

如果藍君認為他們方法不正確，大可提出一同討論。為何要對示威的朋友冷言嘲諷，落井下石呢？難道他們都是犯了滔天大罪，因而要口誅筆伐之？

「我認為釣魚台的確屬於中國，爭取或者舉行示威也是理所當然。可是我卻沒有參加示威，因為我的志向很小，因為我不同意某些標語和抵制日貨，而且我明白自己一旦參加後很容易會變成為示威而示威的一份子。人，那一個不喜歡表現自己？」（藍騎士語）

藍君一再表明自己沒有參加示威行動，而他卻屢次譏諷示威者祇是為示威而示威，出風頭，趁新潮。啊！親愛的藍騎士君，我衷心地希望倘若今後還有舉行示威時，你能夠親身經歷一次，嘗嘗箇中滋味。然後再將你的感受告訴大家，看看一切是否符合